

《最終的意外事件》

人物

祖母	72 歲
父親	25 年前 27 歲，現在 52 歲
母親	50 歲，化妝師
兒子	25 歲，學生
蕭神父	38 歲
守門人	年齡不詳，中年體貌
禮儀師	32 歲
工人 A B C	35-40 歲之間，工人身材
路人 甲 乙 丙	年齡不限，身寬體胖
孩童	3 歲

場景

- A. 二十五年前父親租屋處一用一張床象徵即可，下舞台右側。
- B. 兒子租屋處一用一張床象徵即可，下舞台左側。
- C. 殯儀館火化場—花車上一具棺木，頭朝上舞臺，腳向下舞台。靠上舞台區一景片面向觀眾，有一門框式開口，棺木由此推送至景片後方進行火化。火光以燈光做出象徵性氛圍即可，此區在下舞台正中。
- D. 殯儀館—右舞台是殯儀館出入口的崗亭；中上舞台延伸至左上舞臺有兩座並排的塑膠雨棚，長方形，各以六根支柱撐起，柱底有座，棚上有防風繩，棚底有幾張塑料椅，棚子前(即下舞台)空曠；左舞臺通往火化場及殯儀館其他地區。

(A、B、C 三區於第一幕結束後皆撤走，以 D 區為主要活動空間。)

時間

- 第一幕第一景 25 年前
- 第二景 一個禮拜前
- 第三景 25 年前與現在

第二幕之後皆為現在

第一幕

第一景

(A 區燈亮，25 年前的父親正在睡覺，床頭電話聲響，父親起身接。)

父親：喂……我是，請說……殯儀館？嗯，嗯……第二殯儀館……請問有什麼事……對，有一個隧道，我知道……我知道殯儀館在哪裡，先生你可以先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嗎……我父親的大體要送到你們那裡？(停頓)我爸他怎麼了……你不知道……哪一家醫院……你也不知道是哪家醫院……先生，你要不要去調查一下，我想那個打電話給你的人很有可能是詐騙集團……該不會你就是詐騙集團，我告訴你我很窮的喔，沒有錢可以騙，而且你要騙錢不要拿人家爸爸開玩笑好不好……OK，剛剛有人，OK，醫院的人……跟你說……對，沒錯，他是我爸……對所以你打來了，所以是哪家醫院打給你的你不清楚，好，所以你通知我要趕快過去，他沒有跟你說我爸到底出了什麼事嗎？好，他只跟你說我爸的大體要送過去殯儀館了，好的……我爸跟我媽是不是離婚不關你的事好不好……對不起……謝謝你打電話來通知，我會盡快過去。

(父親掛電話，A 區燈暗，父親走向 C 區。)

第二景

(C 區燈亮，花車旁站著母親與兒子，父親自 A 區走來，已是 25 年後。)

父親：來吧，時間到了。

母親：你都不會捨不得嗎？

兒子：媽。

父親：時候到了。

母親：等一下。媽的死亡證書呢？媽說要把她的死亡證書一起燒掉。

父親：你怎麼不早說，那張紙我都不知道丟哪裡去了。

母親：去找一下吧。

父親：可是時間已經到了。

母親：媽說她一定要有那張紙才可以安心走。(停頓)那是媽最後的心願，時辰過了也無所謂，媽不會在意的。

(父親離開 C 區。)

母親：(敲著棺木)媽，你兒子去幫你拿死亡證書了，你等一下。(停頓，又敲)媽，你有沒有聽到？

兒子：媽，你不要這樣。

母親：(用力敲了一下)媽，你睡著了喔？

兒子：媽，你不要這樣子啦，你不是說你會撐著嗎？

母親：(敲門似的敲了三聲)媽？媽？(對兒子)你奶奶真的睡著了。

兒子：永遠的睡著了。

母親：不要亂說話。

(母親將棺墓上層的板子水平地抽出一點。)

兒子：媽，你在幹嗎？

母親：媽？

(棺木裡發出剛睡醒時的嚶語聲，母親欲扶祖母起身。)

母親：媽，你怎麼睡著了啦，這樣子很危險，(對兒子)幫我扶你奶奶起來。(停頓)
快一點，你爸快要回來了。

兒子：(邊扶奶奶起身邊說)奶奶，你……睡醒了喔……

祖母：(台)那個蕭神父怎麼那麼會唸，唸這麼久，害我都睡死去。

母親：(台)我就跟你說過，不要睡著了，要不是我叫你兒子去拿東西，待會你就被燒死了。

兒子：媽，奶奶……

祖母：(台)你跟蕭仔說，以後不要唸那麼久，我差一點忍不住要坐起來吐他口水。
就跟他說過做做樣子就好，又不是沒付他錢，這樣子折磨我，實在是很夭壽。

兒子：媽！

母親：等一下再跟你解釋，時間不夠用。

祖母：乖孫，不要怕啦。

母親：(台)媽，你要記得喔，等一下我們推你進去之後會喊「火要來啊，媽，快走！」，喊三次之後才會點火，你要在那之前趕快走喔，走了之後就不要再回頭，放心走啦。

祖母：(台)你再教我一次，我怕我等一下太緊張會忘記。

(母親伸手至棺木內)

母親：(台)這啊，在這，有沒有，這樣轉下去就對了。

祖母：(台)我轉看看。

(棺木右側木板由機關打開，撞到兒子)

兒子：啊！

祖母：(台)乖孫耶，你有怎樣嗎？

兒子：沒有，沒事。

母親：(台)要再試一次嗎？

祖母：(台)好啊。

(母親幫忙將木板闔上。)

祖母：(台)啊，我死了。

(祖母轉動機關，又將木板打開)

祖母：(台)哈哈，這很有趣耶。乖孫，你要不要試試看。

兒子：(台)現在是什麼情形？

(母親又將木板闔上)

祖母：(台)等一下你們要喊大聲一點，我在裡面聽不太清楚。

母親：(台)不然這樣啦，(對兒子)待會你哭大聲一點，這樣奶奶才知道我們要點火了。

祖母：(台)不要啦，哭哭啼啼的很吵耶，又不是真的要死了。

母親：(台)媽，你先躺下來啦。

(祖母躺回棺木中，只聽得見聲音，偶爾會抬起頭來露出棺木外)

兒子：(台)現、在、到、底、是、什、麼、情、形？

祖母：(台)不好意思啦，乖孫，都沒有告訴你。

兒子：現在可以解釋一下了嗎？

母親：你奶奶要走了。

祖母：(台)我要來去了喔。

兒子：要走去哪？

祖母：(台)我等你阿公等了 25 年，已經夠了，我要來去外面走走看看，最好是再遇到一個黑狗兄。

母親：等一下奶奶會在我們點火之前跑掉，她要去享受生命啦。

兒子：太詭異了。奶奶你不是腦中風，蕭神父還幫你辦了告別式，可是你現在又好好的，誰可以跟我解釋一下嗎？

祖母：(台)我休息一下，你跟你兒子解釋一下。

母親：25 年前不知道誰打電話給你爸，說你阿公死了，要送到這裡來火化，你爸在這裡等了 25 年，連個鬼影都沒看到，害你奶奶也在這裡浪費了 25 年。

祖母：(台)最好是真的死了啦，不死鬼，害我在這裡浪費這麼多年。

母親：奶奶很久以前就跟我說，阿公他一定是又看上了哪個水姑娘，故意裝死，其實是跟人家跑了，你爸笨笨的，還以為是真的，在這裡等他等這麼久。

祖母：(台)也是不錯啦，要不是他爸弄了這一齣，他也不會認識你，還幫我生了一個乖孫子。

兒子：那……那張死亡證書呢？醫生不是要確定人死了才會開證明？

母親：這種事簡單啦，花點錢就好了。

兒子：那……蕭神父也知道嗎？

母親：恩，很謝謝他肯幫這個忙。

祖母：(台)你跟蕭仔說，他實在是唸太久了。拿人家的錢就聽人家的話，這樣亂七八糟算什麼。

母親：(台)媽，你不要生氣啦，蕭仔如果做得太隨便，人家會罵他啊。

祖母：(台)唉，好啦，反正都已經結束了。

兒子：那爸呢，爸知道嗎？

祖母：(台)千萬不要讓他知道喔，他若是知道一定要把我罵到臭頭。也不想我都這麼老了，還要我一直在這邊等那個死老頭。我又不是傻子，我已經 73 歲了ㄟ。

母親：(台)72。

祖母：(台)對對對，72。我屬狗的。

兒子：(台)奶奶，你不是屬豬嗎？

祖母：(台)屬狗啦。

兒子：(台)可是人家問你你都說你屬豬啊。

祖母：(台)沒辦法啊，你阿公屬雞，狗跟雞會打架，我才會跟人家說我屬豬啊。
說到你阿祖喔，真是不會想，要我嫁給一隻雞公。

兒子：(台)所以是阿祖教你要說自己屬豬，才不會跟雞打架嗎？

祖母：(台)我自己想的啦，你阿祖沒這麼聰明。

母親：(台)媽，時間差不多了，我幫你蓋起來，阿你不要睡著喔。

祖母：(台)好啦。

兒子：(台)奶奶。

祖母：(台)乖孫，我要來去了喔。

母親：跟奶奶說再見。

(沉默)

母親：沒關係，你待會再說，奶奶聽的到。

(父親回到 C 區，手上拿著一張紙)

父親：我回來了。

母親：有找到嗎？給我。

(母親將紙放入棺內)

母親：(台)媽，你要的死亡證書幫你拿來了，你安心的去吧。
(祖母的頭露出棺外，看了父親一眼，但父親沒有發現，祖母又躺平)

兒子：爸，你要不要再看一下奶奶。

(沉默)

母親：我要關起來了喔。

(父親沒有反應，兒子對祖母用力揮揮手，母親開始將抽出的木板推回原位)

父親：(看看天光)吉時還沒有過，來吧。

(父親幫忙將木板推回原位，收起棺木上覆蓋的往生被)

父親：來吧。

(父親將棺木推進景片的框口)

(母親與兒子大聲喊「媽/奶奶！快走，火來了！」三次後，父親按下景片上一開關，從景片框口可見火光焰起，兒子繼續喊著，最後哭了，母親安慰他。)

母親：沒事，沒事。

父親：你們先出去吧，燒完我再叫你們進來。

(母親與兒子自左舞臺離去，兒子留在 B 區，母親下場)

(父親以悲傷的姿勢靠在景片上，又抬頭看天，祖母從景片後出現)

祖母：(台)差一點。(看看手上的死亡證書，微笑說)我死了，我死了。
(祖母自右舞臺下場，C 區燈漸暗，電話鈴聲響起。)

第三景

(電話鈴聲持續，B 區燈亮，兒子正在睡覺，被吵醒後起身接電話)

兒子：喂……對啊，我在睡覺，有什麼事嗎……什麼意思，我爸要辦個告別式？
他怎麼了嗎？(沉默)我不是很懂耶，我爸幹嘛叫蕭神父幫他辦告別式啊？
他發什麼神經啊？活得不耐煩了嗎？(沉默)很好，你又只是負責通知而已，什麼都不知道，跟 25 年前你通知我爸的時候一樣是嗎？(沉默)我媽在旁邊嗎？麻煩你叫他來聽電話。

(C 區已撤走，露出中上舞台的 D 區)

(D 區燈光昏暗，但可見崗亭中的守門人手持話筒與坐在棚底椅子上的母親)

守門人：(對話筒)你等一下。(走出亭外對母親)你兒子要跟你說話。

(母親走至亭中接電話)

母親：喂。

兒子：爸在搞什麼鬼？

母親：蕭神父已經答應要幫他辦告別式了。

兒子：他現在在哪裡？

母親：他出去了，他說他要去買西裝。

兒子：然後呢？

母親：他回來後我會幫他化妝。

兒子：像妳幫那些往生的人化妝一樣嗎？

母親：嗯……不太一樣，你爸還活著，皮膚比較會吃妝，他的皮膚比較油，要先上一些乳液和隔離霜，粉底用一般的就可以，最重要的是他可以自己洗臉。

兒子：到底怎麼了？

母親：你爸發現了。他知道奶奶沒有死，是跑走了。

兒子：真的假的？那爸有說什麼嗎？

母親：他昨天跟我說他發現媽沒有死，是跑走了。

兒子：你有跟爸說是奶奶叫你們這樣做的嗎？

母親：有啊。我還叫他不要怪蕭神父，人家討生活不容易。

兒子：那爸說什麼？

母親：你爸說他不在乎，誰幫了奶奶？誰知道真相卻不告訴他？誰在背後偷偷笑他連自己媽媽沒死都不知道？他說他都不在乎這些，他說奶奶這樣子跑走很好，他沒有怪任何人。

兒子：那他幹嘛搞這一套啊？

母親：因為他也要走。

兒子：走？走去哪裡？

母親：我幫他化完妝之後蕭神父會幫他辦個象徵性的告別式，禱告啊敷聖油之類的儀式。

兒子：然後呢？

母親：然後他就要走了。

兒子：走去哪呢？

母親：他說他要離開這間殯儀館，去過新的生活。

兒子：要過新的生活就去啊，幹嘛要搞這一套啊。

母親：象徵性的嘛。

兒子：這樣子很莫名奇妙耶，還要我……對了，爸這幾天都有寄信來給我耶。

母親：他寄信給你說什麼？

兒子：不知道啊，我根本沒時間看。

母親：那你把信帶過來吧，讓我看看。

兒子：喔好。(頓)告別式什麼時候開始啊？

母親：沒關係，你慢慢來。

兒子：喔好，我待會就過去。

(兩人掛上電話，母親走出亭子，兒子從床頭拿一些簡單物品便出門。)

守門人：兒子要回來啦？

母親：嗯，要回來了。

(兒子下場，B 區燈暗，母親坐回棚底椅子上)

守門人：那個時候你也是坐在這裡，然後認識妳老公的齣。

母親：對啊。

守門人：你老公很好笑耶，那時候我接到醫院的電話，就趕快通知你老公，他還以為我是詐騙集團，要來騙錢的。

母親：正常人接到這種莫名奇妙的電話都會以為是假的吧？

守門人：你看妳老公現在這樣算是正常嗎？

母親：蕭神父還答應幫他辦告別式耶。

守門人：蕭神父本來也就不是什麼正常人啊。

母親：你也不是啊。

守門人：要不是我當初瞎了狗眼，把身份證借給人家，今天也不會在這裡啊。可是老實說，習慣了也就沒什麼。

母親：你怎麼不去上訴啊？

守門人：唉，哪有錢啊，而且那些法律程序啊一大堆的我怎麼會懂，我在這裡有吃有住，沒什麼不好啊。

母親：你現在到底幾歲啦？

守門人：不知道耶，我連我是哪一年出生的都忘了。

母親：反正你還活得好好的就好啦。

守門人：是沒錯啦，只是有時候會覺得很孤單哪，我的家人啊朋友啊一定都以為我是已經死了啊。

母親：客死異鄉啊。

守門人：對啊。真是莫名奇妙，我已經死了耶。

母親：不然我叫我老公把身分證賣給你好啦。

守門人：真的嗎？

母親：我本來想說用送的，但是他這樣子出去生活總需要一些錢。

守門人：賣多少？

母親：你那時候賣多少？

守門人：不能這樣比啊，那時候錢比較大。

母親：那你那時候賣給你朋友賣多少嘛？

守門人：十萬塊。

母親：(台)爲了十萬塊。

守門人：一下子就花光了。而且還死在國外。

母親：果然不是什麼正常人耶你。

守門人：其實我也沒有錢買啦，在這裡有得吃就偷笑了。

(沉默)

母親：我還記得我兒子滿月時你把自己的故事畫成連環圖卡送給他，畫的很不錯耶。真的很謝謝你。

守門人：不用客氣啦，畢竟妳兒子是出生在這種地方啊，送送禮去去晦氣，應該的啦。

母親：待會的告別式你會在嗎？

守門人：不一定喔，老實說我覺得妳老公要走的話就走好了。這樣特地弄一個告別式很奇怪耶。

母親：哪裡奇怪？

守門人：不太自然啊。像是上禮拜，你婆婆假裝被火化了然後跑走，這我可以理解，他假裝自己死了，也不希望人家再去找到他，完完全全是重新開始新生活。可是他這樣子好像是故意在演戲給大家看……不好意思喔我說話比較直。

母親：沒關係你繼續說。

守門人：好像是特地要讓人家知道他在這邊爲他爸爸等了 25 年，希望大家認爲這是很偉大的犧牲還是什麼的，可是我光想就覺得很不自在耶，怎麼說呢……總覺得妳老公他……不太誠懇。好好一個人，硬要說自己的身體已經跟遺體差不多了，走之前還要辦告別式，又穿西裝又要化妝，還要我幫忙打電話給兒子，說什麼 25 年前是我通知的，25 年後也應該由我來通知，弄得好像是在演戲一樣，待會人家要是看到了，還以爲是在拍電影哩。

(D 區燈光漸暗，A 區燈亮，父親坐在床上沉思，片刻，拿起電話撥號。)

父親：喂，媽，爸出事了……剛剛殯儀館的人打電話來，要我趕快過去……媽，你在說什麼啊？他是你老公耶……什麼叫我跟爸不熟……媽，現在是人命關天……反正你在樓下等我，我過去接你。

(父親掛上電話準備出門，他走到門口，又回頭望望房間，慢慢地退出房間關上房門，絆了一跤後面不改色，很是昂揚地離開舞台，燈漸暗。)

第二幕

(D 區燈亮，母親面向觀眾坐在椅子上，禮儀師與守門人分站其兩側)

禮儀師：開始了喔。

守門人：(台)儘管來！

母親：等一下！

禮儀師：怎麼了？

母親：我一定要坐在這裡嗎？我覺得我站在旁邊可以看得清楚一點。

守門人：(小聲地在練習)主奠者就位，與奠者就位。

禮儀師：坐這裡比較清楚吧？

母親：可是我坐這裡怪怪的……我又不是死人。

禮儀師：唉呦，你幫一下忙，看看我們表情夠不夠嚴肅。

守門人：(自唸口令自做動作)獻香、獻花、獻果、獻酒。

(守門人笑了一下)

禮儀師：嘖！

守門人：對不起對不起，第一次會緊張。

禮儀師：待會進去要是笑出來你就死定了。

守門人：對不起對不起。

禮儀師：再來一次。(對母親)來吧。

母親：主奠者就位，與奠者就位。獻、香！

(守門人開始動作)

禮儀師：等一下！你唸得有氣無力，這樣子沒感覺。

母親：(標準禮儀腔)主奠者就位，與奠者就位。獻、香！

(禮與守跟著母親口令動作)

母親：獻、花！(停頓)獻、果！(停頓)獻、酒！

(母親站起身離開位子)

母親：向某某遺像行三問訊禮，一問訊，再問訊，三問訊。禮成，家屬答禮。(母親作勢彎腰了一下)

(停頓)

禮儀師：怎麼樣？

守門人：可以。

禮儀師：沒問題？

守門人：放心。

禮儀師：不好意思，臨時找你來幫忙。

守門人：沒關係，死者為大，入土為安。蓋棺論定，別有天地。

(停頓)

禮儀師：好，接下來是特殊案例演習。

守門人：來吧。

禮儀師：(對母親指指自己所站的地方)不好意思麻煩你站這裡。

母親：那些手勢我又不會。

禮儀師：代替一下而已，不會沒關係，謝謝，謝謝。(背對觀眾面向剛剛母親所坐的椅子)獻香。

母親：(只喊口號不做動作)獻、香！

禮儀師：(台)我怎麼這麼歹命，嗚……(大哭起來)

母親：獻、花！

禮儀師：阿那達，你怎麼捨得放我一個人……(大哭起來)

母親：獻、果！

禮儀師：(台)喔，這看起來不錯吃喔，(假裝咬了一口)，幹，怎麼這麼酸！

母親：獻、酒！

禮儀師：(台)大仔，我敬你啦！幹您娘，那個俗仔不要被我遇到，砍給他死！(對母親)跳到禮成。(趕緊站到旁邊演起家屬)

母親：禮成，家屬答禮。

禮儀師：(邊跳邊說)喔喔，我是一隻蝦子，誰來幫我剝殼？
(母親與守門人終於忍不住笑了出來)

禮儀師：嘖，這樣就破功了喔？

守門人：拜託，你最後那個“我是一隻蝦子”是什麼東西？

禮儀師：家屬太難過所以瘋了。

母親：我喊一個口號你就演一個人，很厲害耶。

禮儀師：拜託，這是很嚴肅的事情好嗎？人死是大事，來參加喪禮的什麼人都有，什麼事都可能發生。(對守)你要笑現在趕快笑個夠，待會上場你敢笑你就死定了，今天來的都不是好惹的。

守門人：(邊笑邊說)對不起對不起！

禮儀師：你會一直在這裡嗎？

母親：嗯。

禮儀師：待會應該會有三個工人過來，是我叫他們來拆棚子的。我們社長說這個棚子實在太醜了，要換掉。

守門人：手腳這麼快，才剛接手就要拆人家的東西。

禮儀師：這是形象問題，這棚子實在太不搭了。

守門人：這棚子已經在這裡二三十年了。

禮儀師：太久了，該拆了。

守門人：來這裡的人都記得這個棚子耶，那些家裡沒地方設靈位的也都是來這裡……

禮儀師：以後不會有這種事了。(停頓)你放心，我們公司都已經想好配套措施了，該有的都會有，該拆的就要拆。人死是件大事，殯葬業的永續經營更是一件大事。永續經營就要有行銷策略和形象包裝……算了，這跟你們無關。(對母親)麻煩你跟那三個工人說，棚子拆下來就運到垃圾場丟掉。

明天再到我們公司領錢。

母親：好。

守門人：你老公不是要在這裡……

母親：沒關係，用不到棚子。

禮儀師：對啊，今天你老公怎麼不在，害我少一個人。

母親：他去買西裝。

禮儀師：爲什麼要買西裝，我不是都有準備一套給他？

母親：他今天要參加自己的告別式，想穿自己的西裝。

禮儀師：喔，這樣啊。(看看手錶)時間差不多了，走吧。

母親：你們去忙吧，我會幫你轉告他們。

(禮儀師與守門人往左舞臺走去)

禮儀師：她剛剛說她老公要參加誰的告別式？

守門人：自己的告別式。

(長停頓)

禮儀師：笑點在哪裡？

守門人：這不是笑話。

禮儀師：算了不重要。拜託你待會撐著點不要笑場。

(禮與守下場)

(片刻，兒子自崗亭出入口慢跑上場)

母親：你來啦。

兒子：爸來了嗎？

母親：還沒。

兒子：蕭神父呢？

母親：應該在裡面忙吧。

兒子：怎麼只有你一個人？

母親：大家都進去趕場了。

兒子：喔。

(停頓)

兒子：(拿出信)這些是爸寫給我的信，都是這禮拜寫的，我都還沒看。你要一起看嗎？

母親：是寫給你的，你看吧。

兒子：搞不好從信裡可以看出爸到底在搞什麼？(整理信的順序，拿出一封)這是第一封。

母親：上禮拜奶奶火化之後，他跟我說不太對勁。

兒子：什麼東西不太對勁？

母親：他說送出來的盤子上都是木灰，沒有骨灰。媽沒有被火化，是跑走了。

兒子：然後呢？

母親：我跟他解釋了一下，說這都是奶奶的主意，是奶奶叫我們不要告訴他，他

聽了之後也沒說什麼，每天繼續在火化場工作，晚上也睡在裡面。今天早上他從裡面走出來，跟我說他要去買一套西裝，就出去了。後來我遇到蕭神父，他說等你爸回來他要在這裡辦個告別式，如果願意的話我可以幫你爸畫點簡單的妝。我就坐在這裡等，看到守桑在亭子裡打電話通知你。剛剛我看到你從外面跑進來，跟那個時候一模一樣。

兒子：媽，你不要想太多，等爸回來再說。我們先來看信。

(棚子後方救護車燈光由右自左閃過，伴隨救護車聲。側台外一陣慌亂聲。)

(片刻，蕭神父上場。)

蕭神父：死一死好啦！亂七八糟！

兒子：蕭神父。

蕭神父：你來啦。你爸(張望了一下)還沒來。

母親：裡面怎麼了？

蕭神父：燒到沒死的人。

(停頓)

兒子：火災嗎？

蕭神父：不是，棺材裡躺了一個沒死的人，燒到一半在那邊喊，大家趕快把他拉出來。亂七八糟！

(停頓)

蕭神父：好像是欠太多錢還不起，所以裝死，還叫親戚朋友都來參加告別式。想得美喔，那個債主找了一群黑道來參加，堅持要看到棺木蓋起來送進火裡才肯走，好險這件事跟我沒關係，惹到黑道很麻煩的。

兒子：蕭神父，真的跟你沒關係嗎？

蕭神父：絕對沒關係，要是他之前先跟我說的話我也不會幫他，欠錢就想辦法還啊，搞這一套算什麼？這下好了吧，燒個亂七八糟，就算人家不跟他要錢，他燒成那樣出去也找不到工作了，什麼東西亂七八糟，莫名其妙。

兒子：可是蕭神父，你上個禮拜也幫我奶奶做過一樣的事情耶。

蕭神父：那不一樣啊，你奶奶又沒有欠任何人，而且還有事先跟我說，還包了一個大紅包，不一樣不一樣。(停頓)你爸有說他什麼時候會回來嗎？

母親：他說他買完西裝就回來。

蕭神父：待會我還要去趕場，如果他回來了找個人跟我說一聲。

母親：很謝謝你。

蕭神父：(停頓)不用客氣啦，小事情。

(三工人進)

工人 B：您娘！又輸光光了。

工人 C：就跟你說不要賭你不聽。

工人 B：他在那邊噏聲當然要跟他拼一下啊！

工人 C：你現在口袋空空了你再去拼啊！

工人 A：應該是這裡的樣子。(對神父等人)請問一下，這棚子是不是要拆？

母親：對啦，就是這個。

工人 A：謝謝喔。(轉頭對另兩人)這啦。

(三工人準備動手)

蕭神父：等一下，等一下，是誰說要拆的？

工人 A：當然是有人叫我們來拆啊。

工人 B：先拆再說啦，拆完再來去跟他拼一下。

蕭神父：不好意思喔，這個棚子在這裡二三十年了耶，到底是誰叫你們來拆的啊？

工人 B：先生，你不要管這麼多啦！你做你的事情，我們拆我們的棚子。

蕭神父：你嘛卡拜託一點，你們這樣子跑進來誰知道你們是誰啊，哪有人隨便跑到人家家裡話也不說清楚就要拆人家房子的。

工人 B：就跟你說過了有人叫我們來拆棚子你是聽不懂？

工人 A：不好意思，他現在心情不太好。(對工人 B)你嘛拜託一下。

工人 C：就跟你說不要賭嘛，賭輸了心情不好還對人家發脾氣，很難看耶。

母親：是葬儀社請你們來的嗎？

工人 A：對啦，他人在哪裡？

母親：他去趕場了。他說你們就先拆，明天再去公司領錢。

工人 A：這樣喔，謝謝ㄋㄟ。

工人 B：可以拆了喔。

工人 A：拆吧。不過要明天才領得到錢。

蕭神父：等一下！先不要拆。

工人 B：請問一下喔，你這個死外國和尚，你還有什麼問題嗎？

蕭神父：這個棚子待會還要用，要拆等晚一點再拆。

工人 B：我們又不是你請的，為什麼要聽你的？

母親：等一下有誰要用？

蕭神父：你老公啊，告別式沒有棚子像話嗎？

母親：沒關係啦。

蕭神父：怎麼可以這樣？

母親：不要為難人家，人家在工作。

蕭神父：等一下是你老公的告別式耶，不管，這個棚子要留著。(轉頭看見工人已動手拆棚，趕忙上前阻止)等一下，這個棚子不能拆……

工人 B：外國和尚，你實在是很煩耶。

(禮與守從左舞臺上場)

禮儀師：喔，你們來了喔，就是這個啦，拆吧。

守門人：蕭仔，剛剛燒到人那場是你做的喔。

蕭神父：你跟他們說，這個棚子先不要拆。

禮儀師：為什麼？

蕭神父：先留著，待會這裡有一場告別式。

禮儀師：告別式怎麼會在這裡？

蕭神父：待會再跟你解釋啦。

工人 B：到底是要不要拆啦？

禮儀師：人家拆完要回家休息了耶。

蕭神父：不然你叫他們明天再來拆。

工人 A：不好意思，明天我們有其他工作。

蕭神父：這件事很複雜，我待會再跟你解釋。你問問看他們可不可以留下來，等告別式結束再拆。

(短沉默)

禮儀師：不好意思，我時間弄錯了。這個棚子等一下還要用，等用完再拆。大家坐下來聊天啦，不然這樣，從現在開始每過一小時我多給你們 200 元算是補償，不好意思讓你們這樣等。保證不會等太久，一定讓大家回家吃晚飯。(對兒子)你去買一些飲料給大家喝。(兒子離場)不好意思喔！讓大家這麼早跑來這邊等，歹思！歹思！

蕭神父：多謝啦。

禮儀師：到底是什麼情形？

守門人：大家會不會無聊，我來說故事給大家聽好了。

母親：你那個故事都講幾十年了講不膩啊？

蕭神父：就是他老公啦，待會我要幫他辦一個告別式，沒棚子不好看啦。

禮儀師：她老公過世了喔？

蕭神父：沒啦，還活跳跳。

守門人：大家不要看我這樣還會走路運動，其實我已經死了。

禮儀師：活人辦什麼告別式？

守門人：不信你們去鄉公所查，查我的名字，上面一定是寫，我已經死了。

蕭神父：意思意思，跟過去一乾二淨，重新做人這樣啦。

禮儀師：這一齣是啥，我怎麼看不懂？

守門人：我年輕時把身分證借給朋友。

母親：是賣了十萬塊。

守門人：對啦，爲了十萬塊。

蕭神父：反正待會你看就知道了啦，謝謝你幫忙喔。

守門人：我朋友就用我的名字出國，結果他竟然在國外搶劫殺人，被抓起來槍斃了。

禮儀師：不要搞太久喔，這件事弄好我還要回去跟社長開會，讓他等太久不好。

蕭神父：知道了啦，你們社長現在是這裡的主人了啦。

守門人：這樣子你們聽懂了嗎？我已經死了很久了喔。可是我還會說故事給你們聽喔。有趣吧！

(燈漸暗)

第三幕

(燈漸亮，三工人蹲在棚子旁閒聊，禮與守去趕場，蕭在休息。母與子準備看信。)

兒子：來吧，我們先看看第一封信。(拿出信唸)「上帝被撒旦慫恿，用各種苦難試探約伯，約伯沒有錯，錯的是上帝。上帝聽憑撒旦胡來，就必須承受約伯的背叛。試探者的虛榮比背叛者的懦弱更令人厭惡。」(停頓)爸什麼時候開始讀起聖經？

母親：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確定他每天早上吃早餐時都邊吃邊看。

兒子：神父，你看看這是什麼？

蕭神父：(看了看)約伯記。聖經中相當有趣的一章，打比方的話就像是暴君小人和忠臣。上帝是暴君，撒旦是小人，約伯是忠臣。小人故意挑撥離間，暴君就懷疑忠臣對他不忠心，今天殺他全家，明天抄他九族，後天把他的家產充公，最後還流放邊疆，忠臣約伯心想，我對你這麼忠心你竟然這樣對我，那我不要當你的子民了！暴君上帝就說，哈哈，撒旦說的沒錯，你對我不夠忠心，我才稍微試探一下你就要背叛我了，真是及早發現及早治療啊！小人撒旦就在旁邊偷笑，上帝呀上帝你真是個昏君。我看到這一章的時候就想，如果真的有上帝的話，他肯定有疑心病。

兒子：這是我爸寫給我的信，我想也許可以找出一點線索，了解一下他為什麼要弄這個告別式？

蕭神父：所以現在你懂了？

兒子：完全不懂。

工人 A：我懂！

工人 B：你是懂什麼芋仔蕃薯？

工人 A：不要小看我，雖然我是賤價粗工，我可是每個禮拜都上教堂禱告。

工人 B：上次你跟我們去喝到兩三點，早上還去禱告？

工人 A：當然啊，不去上帝會生氣耶。

蕭神父：唉，約伯那麼虔誠每個禮拜都去，上帝還不是對他生氣。

工人 A：上帝不會隨便對人生氣，上帝只是假裝被小人慫恿，約伯那個王八蛋一定有做過什麼壞事，上帝才會這樣懲罰他。他一定有偷偷賭博，不然就是睡覺的時候亂想什麼不好的東西。

工人 B：好險我沒有信上帝，不然我就不能賭了。

工人 A：上帝懲罰你！

兒子：後面還有。「昨天媽假裝火化，其實是跑走了。我早就發現棺材做的很奇怪，燒的時候味道也不太對，燒完之後灰的顏色也不對，木灰跟骨灰我一看就知道了，昨天送出來的灰裡面一點骨灰都沒有。」

母親：媽一定沒想到，還是被自己的兒子看穿了。

兒子：「但是去追究是沒有用的，比起上帝，媽已經算是好多了，我也比約伯幸運多了。與其有個疑心病的上帝，不如像老媽這樣假裝火化，該好好謝謝蕭神父的幫忙。」

蕭神父：不用客氣啦，我有收紅包就好啦。丫我也沒有給你奶奶少做什麼喔，該

念的該唱的我都有做到。

母親：媽說妳唸太久，她都快睡著了。

蕭神父：我知道，她差一點要打呼，要不是我忽然唸很大聲把她嚇醒，一切就破
功了。

工人 B：他們在講什麼好像很奇怪耶？

工人 A：你不要問那麼多乖乖聽就好啦。

工人 C：聽起來好像是他們把一個還沒死的人燒掉了，好恐怖喔。

工人 B：夭壽喔！

工人 A：我們是普通人不要管那麼多啦！

蕭神父：你還記得小時候我幫你施洗的事嗎？

兒子：記得啊，你問我願不願意，我沒有回答只是一直笑。你問三次之後我還
是一直笑，你就忽然瞪我，很大聲地問我願不願意成為神的子民，我想都沒
想就答應了。

蕭神父：那就對了，施洗的時後是不講道理的，你信最好，不信的話我們就瞪你，
讓你暫時停止思考，先答應了再說。這就是施洗的訣竅。

母親：不是應該要讓人自願相信嗎，這樣子兇人家不是很奇怪？

蕭神父：一點都不會，宗教沒有什麼道理，怎麼可能讓你在那邊想，你想再多也
想不通上帝到底是什麼，要猶豫就在家裡猶豫，既然都來參加施洗了，
在上帝的面前還猶豫個什麼東西？

兒子：這真是……非常的不可理喻。

工人 A：不會啦，少年仔，我說給你聽你就懂了。我問你，你有沒有小孩子？

母親：他有女朋友但是還沒生小孩啦。

工人 A：這樣喔，不然我問你啦，你以前教他寫字的時候都怎麼教？

母親：我寫一遍，他再跟著我寫一遍。

工人 A：你那時候有問你媽說，這個字為什麼要這樣寫嗎？

兒子：小時候那會懂這麼多啊？

工人 A：那就對啦，在上帝面前就是要像小孩子一樣啊，叫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
啦，問那麼多是要死？我家小孩子也是，一直問我為什麼不能每天吃麥
當勞，我就跟他說麥當勞是屎，你每天花我的錢吃屎放屎，你嘛卡差不
多一點！

工人 B：有你這種老爸也是一種不幸啦！吃個麥當勞都不行！少年仔，你以後千
萬不要像他這樣，不然小孩長大一定會怨恨你。

蕭神父：你什麼時候要結婚？

母親：前陣子才交了一個而已啦，沒那麼快。

工人 A：(台)有水否？

母親：是長的不錯啦，好像是同班同學是不是？

兒子：我們已經分手了耶。

蕭神父：分手了？為什麼？吵架喔？

兒子：對啊。

蕭神父：唉叻，年輕人吵完就沒事了啦。

兒子：可是是很嚴重的事，大概不太可能了。

母親：你們吵什麼？

兒子：她很怕蟑螂。

工人 A：正常啊。

工人 B：我老婆也會怕耶。

工人 C：我也會怕。

母親：然後呢？

兒子：有一天我去她家……

工人 B：嗚呼，孤男寡女，有喝酒喔？

工人 A：你不要打斷人家啦。

兒子：我們在客廳看電視，忽然有一隻蟑螂在牆壁上爬。她很怕，就一直叫啊叫的，我拿了拖鞋本來要去把蟑螂打死。

工人 B：水啦，正港的男子漢。

兒子：可是他又說，雖然他沒有親自動手，可是我是因為他才去把蟑螂打死的，算起來還是他的業障。他不喜歡這樣，我就說好吧那我也不動手，可是蟑螂還是一直在牆上爬，他就整個人躲在沙發上尖叫，我一拿起拖鞋他又阻止我，就這樣子，一直到蟑螂躲到櫃子後面她才比較平靜。我什麼話都沒說，她就忽然跟我說要分手。

母親：啊？什麼啊？

兒子：她問我會不會覺得她很彆扭，明明蟑螂一出現她就會怕的要死，可是她自己不敢殺蟑螂，又不讓人家幫她殺蟑螂，可是一個家無論如何不可能沒有蟑螂，跟她在一起肯定會是很累的一件事。我笑著聽她把話說完，沒有說什麼，她就說要分手。

母親：你沒有挽留她嗎？

兒子：我根本就沒想到她會忽然說要分手啊，我不是不想挽留她，我根本是整個傻了沒有反應。

蕭神父：你們年輕人真是愈來愈複雜了。

工人 B：你聽得懂嗎？

工人 A：沒辦法，我只是個腦袋不好的賤價粗工，這個太難了。

工人 C：簡單說就是他們兩個因為蟑螂所以意見不合就分手了。

兒子：不是意見不合耶，我又沒有堅持要把蟑螂殺死或怎麼樣，我什麼都沒做什麼都沒說，就 OUT 了。神父，你知道我忽然覺得自己很像是出埃及記裡面的埃及國王，上帝讓我對摩西他們狠心沒有其他目的，只是為了讓他能顯示更多的奇蹟，讓以色列人更害怕上帝，就算最後我讓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上帝還要故意使我後悔，讓我派兵去追趕他們，然後軍隊全部都被淹沒在紅海裡，我覺得這一切都是計謀你知道嗎？上帝為了讓以色

列人永遠信服於他的大能，犧牲了整個埃及軍隊。如果埃及人真的那麼邪惡，那上帝還順便污染了紅海，你想那些魚蝦們會說什麼？「他們會說，我們徹底被上帝遺棄了，他竟然用邪惡的埃及人來餵養我們！」這樣子嗎？

(停頓)

兒子：對不起，我離題了。我的意思是說，就算我什麼都沒有做，她還是會跟我分手的。我不知道是誰有問題，也許都是蟑螂的錯。

母親：但是蟑螂已經在地球上活了幾億年，想開一點，說不定不是只有你因為蟑螂而跟女朋友分手，也許曾經有一對迅猛龍也因為蟑螂而意見不合，拒絕交配，從此絕種。

兒子：媽，謝謝你。

工人 B：不要想那麼多啦，我老婆也是很怕蟑螂啊，我每次打死蟑螂她也是唉唉叫的，我都沒有在管她。蟑螂一出來，她就尖叫，我就把蟑螂打死，她就繼續尖叫，然後就有飯吃了，就這麼簡單。

工人 A：把蟑螂打死就有飯吃了喔，都不用煮喔。

工人 B：靠夭！

蕭神父：你們知道為什麼我會在這裡做這個嗎？

工人 B：好賺啊！

蕭神父：要賺錢的話，這裡真的是太辛苦了。

兒子：神父，難道你幫那些過世的人辦告別式時都是做做樣子而已嗎？

蕭神父：當然不是，我可是很真誠的希望他們上天堂。怎麼說呢？就像是你剛剛說的出埃及記，上帝對他的子民是不信任的，所以弄了一堆有的沒的奇蹟，這樣的人為什麼要我為他賣命一輩子……唉呦，這很複雜，總之就是我後來發現基督教比較適合我，但是我已經老了懶的再去學另一套新的東西，也懶得做什麼自我革命自我超越的事情，所以就來這裡幫大家禱告賺點生活費，就是這樣。累死我了，要用兩三句話解釋二三十年的生命轉折真是太辛苦了，我整個很懶。

母親：可是你還是很熱心願意幫忙辦告別式。

蕭神父：因為你們都是很努力在生活的人啊。不管是你或者是你老公，你們都很努力地在活著，光是因為這個理由，你們就比很多人偉大太多了。

母親：是嗎？我可不這麼覺得。我在這裡幫人家化妝化了三十幾年，覺得自己愈來愈沒有活力，我都快要不敢跟人家說，當初我為了證明自己跟人家不一樣，故意走上這條路，後來就算後悔也沒有勇氣再回去了，我只能一直待在這裡，最後還要幫自己的老公化妝，送他離開。

兒子：媽，你不要這樣說。

蕭神父：你覺得自己一輩子都浪費了嗎？你看看你的兒子，他會說寧可沒有被妳生出來過嗎？快樂和悲傷，陽光和雨水，哭泣和笑容，這些東西再怎麼互相敵對，都是生命給你的禮物。沒有你就沒有你兒子，沒有你兒子，

我們就不會知道這世界上竟然還會有情侶因為要不要打死一隻蟑螂而分手，可以遇見這麼有趣的事情，難道你不覺得這是生命的奇蹟嗎？

工人 A：哈雷路亞。

工人 C：各位先生，你們都是機器人嗎？

工人 B：什麼意思？

工人 C：你們光講話就好，都不用吃飯嗎？

工人 B：我們一個下午什麼事都沒做，你現在就已經餓了喔？

工人 C：餓了就要吃，我懶得跟你辯。

工人 B：有什麼好辯的？都是這樣坐一下午，我們講的話還比你多，我們不餓你卻先喊餓，你是豬喔！

工人 C：有種待會你就不要吃。

工人 B：不吃就不吃，怕你喔！

工人 C：很好，你就不要給我吃。

工人 B：豬！

工人 C：靠背！

工人 B：幹您娘！

工人 C：靠背！

工人 B：幹您娘！

工人 C：靠背！

工人 A：哈雷路亞！

(燈漸暗)

第四幕

(燈亮時棚子底多了一張桌子，上面放著桿麵棍、麵皮和一鍋餡料，眾人圍在桌子附近，或坐或站或蹲，邊包餃子邊說話)

母親：這一鍋學問可大了，不是普通的豬肉高麗菜而已。

工人 C：不然還有什麼？

母親：你猜猜？

工人 B：有一種香味。

母親：蘋果泥。

工人 A：這個是……

母親：碎核桃。

工人 C：還有什麼？

母親：還有蝦米、鹽巴、紅油蔥、切丁的雞腿肉、絞肉、高麗菜、紅蘿蔔，煙燻火腿肉丁，還有一點點切成絲的酸黃瓜。

兒子：這個餃子皮也不簡單喔。是用油糖、玫瑰水、番紅花、還灑上幾滴紐西蘭奶酒一起下去和的麵糰，配上那鍋料，包起來的水餃可夠味了。

神父：我離開教會真是正確的決定。你們知道嗎？天主教有一個節日叫做除酵節，只能吃沒發酵的餅，根本就是在啃硬麵粉嘛，沒發酵的麵團有什麼好吃的呢？上帝真是莫名奇妙。麵糰當然要發酵發的鬆鬆軟軟，桿的香 Q 帶勁，再包上這種餡料煮餃子吃才對嘛！我真的不懂爲什麼要用難吃的食物來表示對我們對上帝的敬愛呢？難道上帝有被虐狂嗎？

(三路人進，未上場就先傳來笑聲)

路人甲：喔喔喔，看來這裡是個好地方！

路人乙：很適合你耶！

路人丙：酷斃了！

路人甲：有食物耶。

蕭神父：請問你們有什麼事嗎？

路人丙：這鍋東西看起來很棒耶！

路人乙：我們可以一起吃嗎？

兒子：要吃多少自己包啊！

(三路人動手開始包水餃)

路人丙：沒想到還有這種吃法！

工人 B：你沒吃過水餃喔！

路人乙：這個叫做水餃喔！真是好聽的名字！

路人甲：看起來應該比前幾天人家給我們吃的那種麵球好吃吧！

母親：什麼麵球？

路人丙：我們經過一間教堂，跟他們要了一點食物吃，他們拿一種捏得很結實又沒發酵過的麵球給我們吃，難吃死了！像是在吃風化中的石頭。

(禮儀師與守門人進)

守門人：累死我了！今天是我二三十年來最累的一天！

禮儀師：辛苦你了，今天如果不是有你，我就開天窗了。

守門人：叫你們社長趕快再找人來補啦，我不行了。

禮儀師：好啦，不論如何今天謝謝你。

母親：好了，大家把自己的餃子拿著，我們去廚房下鍋。

工人 C：不用全部的人都去吧！

兒子：大家放著我一起拿進去吧！

路人甲：沒關係我自己來！

路人丙：我想試試看這個要怎麼煮耶！

路人乙：我包好了！

兒子：那就這樣好了，想進來的就進來吧！

(兒子、母親與三位路人端著餡料等食物從左舞臺下)

禮儀師：蕭神父，還沒吃飯喔！

蕭神父：你吃了沒？待會一起來啊！

禮儀師：沒關係啦，啊這棚子可以拆了沒？

蕭神父：阿，我都忘了，不好意思再等一下啦！

禮儀師：你好歹說一下，這個棚子我們到底什麼時候才可以拆嘛，你看我們已經等了一整個下午了耶，要不是因為你們說等一下會有個告別式，我想說好啦告別式總要有個棚子比較像樣所以先不拆，可是你知道這樣我會很麻煩耶，我社長一直打電話來問我搞定了沒，我不但要應付他喔你看，這幾個人我還要自己掏腰包多付他們工錢……做人不是這樣子嘛……三個人的工錢一個下午這樣子算下來我要多做兩場才補的回來耶……

蕭神父：好啦，知道啦，明天那兩場都讓給你啦。

工人 C：可以這樣讓喔，你的告別式和他們那種差很多吧。

蕭神父：對啊，差很多啊。但是其實那些家屬也不會知道到底誰是真的神父啊。你上次那套衣服還在嗎？

禮儀師：在在在，明天讓我兩場喔，感恩。

工人 C：什麼衣服？

蕭神父：就這個啊，長袍。

工人 C：你買長袍喔？

禮儀師：訂做的啦，蕭神父介紹我的，有打折喔。

工人 C：你訂做長袍幹嘛，你又不是神父……欸，你不是只作道教的？

禮儀師：錯，佛教道教都可以，最新的必殺技是天主教。

工人 B：幹您娘，你這樣很夭壽ㄟ。

禮儀師：哪裡夭壽，你以為我們這一行很好賺，多學一點多賺一點啦。欸，你們幾個現在沒事坐著抽煙聊天我也是要付你們錢，我是看在蕭神父的面子上所以先不拆這個棚子，這樣我虧錢耶，他讓我幾場是應該的啊。

工人 A：不是讓不讓的問題吧，你本來就不是神父你幫人家做告別式行嗎？

禮儀師：喔，這個的話你放心，蕭神父有給我作特訓，而且我上台之前他都還會幫我複習一遍。

蕭神父：臨終觀護的順序是？

禮儀師：(以貫口方式)準備禮、聖道禮、傅油聖事、領聖體、禮成式、祝福式，如果病人還有意識並要求的話也可以舉行和好聖事。

蕭神父：很好，再請你告訴我殯葬禮儀的結構模式？

禮儀師：(以貫口方式)主禮致候、聖道禮儀、聖祭禮儀、告別禮。

蕭神父：好的，那麼我再請問你，根據梵二大公會議之後，為了鼓勵各個地方教會，按照當地的文化，加以適度的調整，以更落實基督信仰和本地文化互融的「本地化」理想。台灣地……

禮儀師：台什麼……

蕭神父：中國地……

禮儀師：什麼國……

蕭神父：華文地區。

禮儀師：是囉。華文地區為了更落實基督信仰與本地文化互融的「本地化」理想，

重新設計了一整套禮儀模式，容納了華人民俗中特有的「作七」與「百日」，不但如此，還因應火葬或土葬兩種不同模式，分別推出不同的禮儀套裝行程。真是讓您死的痛快走的愉快我們自己也賺的快。

蕭神父：最後這一句請刪掉。

禮儀師：說到這個，神父，我忘了告訴你，我們社長最近又有新的想法。

蕭神父：什麼？

禮儀師：你聽聽喔，這是我剛剛無聊發呆時想到的 SLOGAN。「想為親人付出最獨一無二的關心嗎？您厭倦了一成不變了無新意的送終模式嗎？請來帝旺生前契約，我們將提供專屬於您的殯葬禮儀。」下面還有一個副標題。

蕭神父：什麼？

禮儀師：「保證獨一無二，若有抄襲重複保證退費。」

蕭神父：太有生意頭腦了。你們家社長是我認識的人當中最有時尚感，最跟得上流行文化的天才。

工人 C：你們公司還有缺人嗎？

禮儀師：拜託，你都四十幾歲了，現在都嘛是走年輕人活力路線，我們公司不收老人啦。

工人 A：我 36 歲啦，我可以我可以。

禮儀師：拜託，那你四年之後就要退休嗎？我們培養人才是要永續經營，不要來亂啦。

工人 B：幹您娘，你們這些少年人實在是很夭壽。(停頓)欸，我們這樣算是認識的有沒有打折？

禮儀師：(拿出名片)來啦，到時候來找我，我可以幫你專案處理。

工人 A：什麼叫做專案處理？

蕭神父：就是 VIP 啦？

工人 B：VIP 是三小？

工人 C：我知啦，就是像你去吃麵有沒有，因為你是認識的交情不一樣，特地煮一碗特別的給你吃啦，只有你有別人沒有這樣啦。

工人 B：喔，這樣喔。好啦，我收起來。

(工人 A 與 C 主動跟禮儀師討名片)

禮儀師：來啦，拿著要用就有啦。

(蕭神父也拿出名片)

工人 B：齁，你這個金光閃閃，花很多錢喔。

蕭神父：沒關係啦，當作是投資，會賺回來的。

工人 A：謝謝。

工人 C：謝謝，啊你們不同間公司喔。

蕭神父：他們社長是有來挖角啦，不過我沒有答應。

工人 B：要自己做一間就對了啦。

蕭神父：(指著名片)來找我，我算你便宜一點。

工人 B：你有比他便宜嗎？

工人 A：不能這樣比，人家他們是那個什麼獨一無二的啦。

禮儀師：若有抄襲重複保證退費。

蕭神父：我是走平民化路線啦，實用又便宜，高貴不貴。

禮儀師：人死是大事耶，怎嚟可以隨便？

蕭神父：拜託耶，你想一下每天都有那麼多人走，你以為每個人都是有錢人嗎？
我跟你說啦，精緻化路線走不久的啦。我這樣穩紮穩打才叫做是永續經營。

禮儀師：現在是要搶生意就對了啦。

蕭神父：不是搶生意啦，是貨比三家不吃虧。(又指指名片)來找我，買一送一。

禮儀師：(對蕭小聲)這些都是我們公司的人，你要搶生意也要看對象。

蕭神父：(小聲)你怎麼這樣講啦？要死的是他們你要讓人家自己決定啊。

禮儀師：到時候他們都死了怎麼自己決定，當然是現在就要先喬好啊。

蕭神父：喔喔喔喔，那就對啦，要先喬好的話還是要讓他們自己決定啊。

禮儀師：你這樣搶生意太不夠意思囉，我看你的面子等了一下午都還沒拆你棚子喔。

蕭神父：ㄟ你怎麼這樣，我都已經說了明天兩場給你賺了。

禮儀師：他們不是什麼有錢人，你這樣買一送一我們當然搶不贏你啊。

蕭神父：那沒辦法啊，我就跟你說精緻化路線不行嘛。

禮儀師：可是你剛剛說我們社長是你看過最有生意頭腦的人。

蕭神父：很有生意頭腦啊，可是這種事跟做生意畢竟還是不太一樣嘛。

禮儀師：那怎麼辦，你這樣搶走他們我怎麼辦，我還有一個奶奶在鄉下等我賺了錢回去照顧他耶，你這樣不是逼人太甚嘛，你這樣趕盡殺絕對你有什麼好處，你跟我不一樣耶，你是上無老母下無妻子，這幾個人讓給我少不了你也大不了我嘛。(開始哭了起來)

蕭神父：(拍拍他的肩)好啦好啦，給你給你。真是，每次都這樣。

禮儀師：謝謝謝謝，明天那兩場我不要了，你賺吧。

蕭神父：恩。(轉頭對工人們)你們決定了嗎？

工人 A：很難選耶，你的很便宜但是太普通了。

工人 B：他的是很特別啦，可是太貴了，我怕我家人會付不起。

蕭神父：你這樣講就不對了，兒孫自有兒孫福，他們的事你擔心再多也沒用，你們都老了一定會先走的，你去擔心他們幹什麼ㄉㄟ，你這樣辛苦一輩子要走的時候弄得風風光光有什麼不對，他們如果孝順你也不會在意這點小錢啦，人一輩子只死一次，葬禮也只有一次，怎麼可以青青菜菜呢！

工人 B：你這樣講也是有理啦……不過喔—

工人 A：太有道理了，禮儀師你幫我安排一下啦。

禮儀師：沒問題(拿出本子記)，你這樣算 VIP 阿ㄉㄟ。

蕭神父：恭喜喔。

工人 C：那我也算一份好了。

蕭神父：恭喜恭喜。

禮儀師：(對工人 B)啊你呢，要不要一起來。

工人 B：這實在是太貴—

禮儀師：喔我剛剛忘記講，我們這個方案是新推出的，前三名有 **SPECIAL** 喔，只剩一個名額了，要搶要快喔。

工人 A：什麼 **SPECIAL**？

工人 C：這我知，就是只有你有，別人沒有的啦。

工人 A：Y 我們這不是已經是那個什麼 **VIP** 了？

工人 C：唉叻，你就想說你去吃麵，老闆認識你所以煮一碗特別的給你吃，阿不過老闆認識的人太多了，所以只有前三個來吃的人有加滷蛋這樣啦。

工人 A：齁，這樣喔，第四個人來吃一樣是 **VIP** 但是沒有滷蛋這樣喔？

工人 C：對啦對啦。

工人 B：阿不過—

禮儀師：沒關係啦阿伯，我先幫你記下來算你一份，到時候如果不喜歡再來退貨啦。

蕭神父：恭喜恭喜。你搶到最後一個名額。

工人 C：恭喜恭喜。你是 **VIP** 裡面的 **SPECIAL**。

工人 A：恭喜恭喜。你是最後一個吃到滷蛋的。

工人 B：我怎麼都聽無，你們現在是在恭喜什麼？恭喜我要死就對了。

(眾人大笑中不忘繼續說著「恭喜恭喜！」)

工人 B：幹您娘你們是在恭喜三小？

(沉默)

禮儀師：(轉頭對蕭神父)不然最後一個 **SPECIAL** 留給你啦。

(蕭神父回瞪他，眾人依舊沉默)

(母親、兒子與三路人拿著食物出來)

路人甲：你會不會吃太快！

路人丙：我等一下就要走了，先吃先贏啊！

路人乙：拜託，這是我的，不要跟我搶！

母親：來吧各位，吃飯時間到了。

禮儀師：你們實在是太誇張了。我以為你們有什麼重要的事情要辦，好心讓你們留著棚子，等了一個下午，你們除了浪費我的時間還做了什麼？

蕭神父：來啦，累了一天，先吃飯，吃完飯再說啦！

禮儀師：不要給我來這套！你以為我是三歲小孩這麼好哄嗎？你們那個要辦告別式的人呢？他去買西裝買了一個下午都還沒回來嗎？

(沉默)

路人甲：欸，他們在問西裝男的事耶！

路人乙：你們都在這裡等西裝男嗎？

路人丙：真是太好吃了！

兒子：你說的西裝男長什麼樣子？

路人乙：我們剛剛在路上到處問人，這附近哪裡有殯儀館，經過一家西裝店的時候看到有一個男人在跟老闆殺價，是他告訴我們殯儀館在這裡的。

工人 C：你們特地跑來殯儀館幹什麼？

路人甲：來慶祝的啊！

工人 B：這裡有什麼好慶祝的？

路人丙：他們是來幫我慶祝的，我生病了，等一下就要死了。

禮儀師：這裡真是愈來愈亂七八糟了。

路人丙：(對母親)謝謝你的水餃，我吃的很開心。待會要一起來幫我慶祝嗎？

母親：待會我們這裡也有一場告別式。

路人丙：真的嗎？是誰要走了？

母親：就是你們看到的那個西裝男，他是我先生。

兒子：請問一下他有說他什麼時候要回來嗎？

路人甲：不知道耶，他一直在跟老闆殺價，殺得非常開心。

路人乙：我猜他大概會一直殺價殺到忘記回家吧！我從來沒看過一個人殺價的時候會有那種眼神，實在是太……怎麼說……太有活力了！

禮儀師：很好，我現在終於弄清楚了，你們這群人浪費了我一整個下午的時間，我不但要多付給這些工人一下午的薪水，棚子也沒拆，告別式也還沒開始，可是那個你們等了一整個下午，告別式的主角，他卻在外面買西裝買到忘記回家！這真的是太……亂七八糟了，如果有人笨到把這一切寫成故事的話，肯定連被拿來打字的黑紙都會覺得被汗辱了。(對工人們)你們，現在就把這個棚子拆掉，錢我會照付，但現在，馬上，把這個棚子給我拆掉。

工人 C：可是我們還沒吃飯。

禮儀師：先把棚子拆掉，拆完之後就算你們要吃到吐我也不管你們！

路人丙：這位先生真奇怪，東西吃飽就好，幹麻要吃到吐呢？

路人乙：你吃飽就好管人家那麼多幹嗎？

路人甲：你東西準備好了沒啊？

路人丙：早就買好啦！待會看仔細啊！

(三路人往火化場方向走去，工人們繼續拆著棚子。)

守門人：(忽然從亭子裡走出來)欸，要拆啦？(張望了一下)人呢？

蕭神父：已經走了。

守門人：怎麼這麼快，我才眯一下眼就都結束啦？

母親：來吧，累了一天吃點水餃。

兒子：媽。

守門人：我覺得我只是進去裡面眯一下而已耶，怎麼已經結束了？喔，這個水餃，

這個水餃，這實在是太……

母親：好吃嗎？喜歡的話就多吃一點。

(舞台外傳出煙火升空爆炸的聲響與光線，可以聽到路人甲與路人乙的笑聲)

(片刻，路人甲與路人乙又笑著走回台上，邊往崗亭走去邊說話)

蕭神父：還有一個人呢？

路人甲：燒掉啦！

蕭神父：那剛剛的煙火是……

路人乙：不錯吧！沒想到比我想像中的還要漂亮！

路人甲：我看我們也用那一家的好了！

路人乙：可是要小心，帶在身上如果遇到下雨就毀了。

路人甲：多買一個袋子裝起來不就好了。

路人乙：說的也是。我們走遠一點，看起來會比較美。

(路人甲與路人乙從右舞臺離場)

禮儀師：(接起手機)喂，社長啊，不用擔心，這邊馬上好。是這樣的社長……我順便跟你討論一下文案上的細節……對對對，您覺得尊爵黑、綢緞紅、珍珠白怎麼樣？

工人 B：裝什麼高貴，不過就是裝骨灰的！

工人 A：趕快拆啦，你管人家那麼多幹嗎？

工人 B：幹嘛不改成鼻屎黑、鼻血紅、衛生紙白，簡單又清楚。

禮儀師：(對手機)好的好的，那就這麼說定了，是，我知道了社長，社長再見。

蕭神父：恭喜啦，棚子已經拆掉了。

禮儀師：沒有什麼好恭喜的，老實說，我覺得今天一整天根本就是一場鬧劇。

(長沉默，台上幾乎所有人都靜止不動，只剩煙火聲響與光影持續著。)

(片刻，三歲孩童上場，無需演戲，台詞任意，眾人感到些微不安，燈漸暗。)

劇終